

## 批評與回應

# 也論睜了眼看 ——讀〈意識形態粉飾下的平庸〉

● 陳丹晨

魯迅先生在1925年曾寫過一篇〈論睜了眼看〉，今姑且借用這題目，不是妄敢比附前賢，僅僅是覺得用這題目表述筆者想說的話，十分貼切。

### 一 惠雁冰博士的 「除幻與祛魅」

巴金寫了自己在「文革」中的一些經歷、感受和思考，為甚麼就要被指控是「個人自慰心理」、「個人命運的自悼行為」、「對個人命運的耿耿於懷」、「飽蘸着個人復仇行為的極端敘事」、「是蔓延近半個世紀的政治性復仇哲學的現實迴響」？

最近讀到惠雁冰博士寫的一篇宏文<sup>①</sup>（下引只註頁碼），對巴金的《隨想錄》頗多批評，認為是：「拖沓冗贅的文風，粗放淺近的感悟，笨拙不堪的語言，聲嘶力竭的口號充斥文本，加之對個人命運的耿耿於懷與近似執著的『揪鬥』敘寫，使《隨想錄》成為一部蘊集着夢魘與自話、宣洩與回憶、訪問與待友的老人感傷錄、『右派生活』控訴錄，以及『世紀大家』不無自得的遊歷錄。」還說，這是「一部本不具有甚麼思想啟迪、藝術引領與精神感召的平庸作品……」（頁117）

惠博士舉了三點理由來教授讀者：

第一，巴金反思文革「是一種體味着個人自慰心理，飽蘸着個人復仇行

為的極端敘事，是蔓延近半個世紀的政治性仇恨哲學的現實迴響」（頁118）。其中又指責：（1）巴金把「文革」與之前的歷史「粗暴割裂」開來，以及「對文革悲劇的機械化認定」（頁118）。（2）「單憑一種偏狹的個人遭遇，就來武斷地評判樣板戲，並把對文革政治的深惡痛絕延伸為對首先作為文學現象而存在的樣板戲的極度仇視」，其結果「可能導致文革思維模式的死灰復燃與政治化敘事的再度登場。」（頁118）

第二，巴金提倡「講真話」精神，是「掩蓋了知識份子本身就是這種歷史資源的有機構成的殘酷現實」，是「文革時期知識份子懦弱脊梁、萎靡人格、頹唐心理的代名詞」。惠博士認為說假話是廣大知識份子自覺與政治話語「合力並廓開『假話』橫行的歷史語境的」（頁119）。

第三，從文學角度批評《隨想錄》「平乏簡陋」，所以如此，是因為「內在精神依傍的坍塌與藝術結構原則的置換……」（頁120）云云。因此，之前對《隨想錄》的種種評論都是「意識形態的魅影」，而惠雁冰的文章就是「除幻與祛魅」。

筆者之所以這樣不避冗贅摘引介紹惠雁冰這些文理欠通的論點，是因為其文發表在香港一本有影響的學術雜誌上，一般內地讀者不易看到；也因為這些粗暴的批判文字久違了，抄引出來供大家欣賞，由此可知如今的年輕學者中會有這樣的想法，非常值得人們關注和深思，至少對筆者來說是大開眼界，感到意外震驚。事實上，惠博士文章中這類近似漫罵式的政治帽子幾乎俯拾皆是，這裏所引的不過是一些例句而已。

現在筆者也只是循着惠博士聲稱「盤點」、「細讀」了《隨想錄》的「文本」後提出的幾點主要的「深刻的思考」，作一些解讀。

## 二 怎樣看待「文革」 這個「魅影」

十年「文革」不只是對國人，也是對世人嚴峻地提出了一個重大的、必須直面的歷史命題。既然在人類文明史上寫下了這樣慘痛而恥辱的一頁，就需要人們不斷地深入總結、反思和探討，特別是從人類自身的缺失尋找教訓、警惕自我、告誡子孫，以期建設一個理性的、健全的文明社會。這是全中國人、也是全人類的權利和責任。對這場劫難的參與者來說更有不可迴避的義務。

作為作家，從個人的經歷、體驗、感受、思考入手，寫出自己對這段特殊歷史的認識，包括批判和抨擊，對暴行的憎恨和憤怒，無論是政治性的還是道德倫理性的，都是理所當然的，也是完全符合文學創作規律的。陳白塵、楊絳、韋君宜、季羨林……許多老作家都寫過類似的作

品。文學藝術的獨特性就在於以小見大，以個別見一斑，從一滴水看世界，無數優秀作品都是通過描寫具體的個別人物的命運來反映時代的某些歷史側影。筆者堅信這樣的藝術規律至今還是顛撲不破的。

一個作家不寫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所樂所痛所愛所恨，他的作品的情感以至人生想來是很可疑的。巴金寫了自己在「文革」中的一些經歷、感受和思考，為甚麼就要被指控是「個人自慰心理」、「個人命運的自悼行為」、「飽蘸着個人復仇行為的極端敘事」、「是蔓延近半個世紀的政治性復仇哲學的現實迴響」……把這一系列的政治性帽子加在巴金頭上有甚麼根據呢？

筆者從一開始就很懷疑惠博士是不是真的「盤點」、「細讀」了《隨想錄》，因為在《隨想錄》的文本中根本就找不到其所編織的那些「魅影」。譬如，《隨想錄》中多次談到「思想匯報」這個東西，現在的青年沒有機會見識過。這比宗教裏的「懺悔」要厲害得多。它是在暴力逼迫下要你「鬥私批修」，「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交代自己思想言行中的種種不符合毛思想的歷史的現實的「罪行」，哪怕是一閃念以至根本不存在的，也得所謂「竹筒倒豆子」，統統坦白出來。「文革」時幾乎對每個人都這麼逼迫強制寫過，對「黑幫」「牛鬼」就更嚴厲了，幾乎是天天寫，一天寫幾次都是常事，卻從來沒有一次過關的，永遠指責你「不老實」、「對抗」、「死不悔改」……等等，逼迫你再寫重寫，一次二次……沒完沒了，寫完了批鬥，鬥完了再迫你寫，完全是一種精神折磨和迫害，迫使人們永遠處在一種深陷地獄裏自

巴金在《隨想錄》中把自己當年「可笑」而「愚蠢」的「醜態」毫不留情地再次暴露在公眾面前，對自己的靈魂嚴加鞭打，這不僅在當時，就是在今天，也沒有多少人能勇於自省自己在「文革」中的作為。

責自辱、不得超生的狀態。這個時期，在上帝面前，每個人都是罪孽深重的罪人。

巴金以此為例，說自己也寫過不少這類「思想匯報」和檢查，承認自己寫的作品都是「大毒草」，不僅「認罪」，甚至在批鬥會上也跟着舉手喊「打倒巴金」……<sup>②</sup>挨了抄家、罰跪、批鬥、關牛棚等等後，還要感謝造反派、感謝黨對他的挽救……巴金在這裏表述的是痛心和羞愧，是把自己當年「可笑」而「愚蠢」的「醜態」毫不留情地再次暴露在公眾面前，對自己的靈魂嚴加鞭打；他並不因此委過於他人，相反，在「文革」後所謂批判「四人幫」的高潮時，他卻說：不能單怪他們，「……我們也得責備自己！我們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貨色，林彪和『四人幫』販賣他們才會生意興隆。不然怎麼隨便一紙『勒令』就能使人破人亡

《隨想錄》問世近二十年後，重印時還暢銷十二萬冊。這說明它擁有相當的讀者，也說明讀者對反思「文革」的重視。原因就在於巴金說出了人民的心聲，讀者從中感受到了他的真誠和深沉，從中受到啟示。圖為巴金像。



呢？不然怎麼在某一個時期我們會一天幾次高聲『敬祝』林彪和江青『身體永遠健康』呢？」<sup>③</sup>這樣的話，不僅在當時，就是在今天，也沒有多少人能勇於自省自己在「文革」中的作為，恐怕是惟恐避之不及了。這與惠博士指責的「自慰」、「自悼」、「個人復仇」……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

人們讀《隨想錄》引起深思的是，巴金還遠不是僅僅停留在個別事件的反思中，他思考的要深刻得多。他聯繫到幼時看父親審堂，那還是大清王朝時，知縣老爺下令打官司的鄉民的屁股，被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淋的老百姓，還要向打他的老爺磕頭謝打屁股的恩。他聯想到幾千年流傳下來的「天王聖明，臣罪當誅」，從這樣的歷史深度再來觀照「文革」，包括那種中國特色的原創的「思想匯報」，這樣，人們就很清楚地看到「文革」的本質了。那是社會的政治的歷史的深刻挖掘，是思想的文化的深層反思。至此，人們不禁要問惠博士，是誰在「粗暴割裂」歷史，是巴金還是你自己？甚麼才是「意識形態的魅影」，是《隨想錄》還是「文革」？

很久以來，筆者常感困惑的是，為甚麼總有一些人對巴金反思「文革」特別反感，作出種種嚴厲的指責和打壓。這在巴金生前不斷遭遇過。這些人與大多數讀者的心意是對峙的。《隨想錄》不是言情武俠小說，也不是股票生意經真傳，奇怪的是在它問世近二十年後，重印時還暢銷十二萬冊。這說明它擁有相當的讀者，也說明讀者對反思「文革」的重視，遠不是像有的人那麼恐懼緊張，視為「魅影」鬼怪。原因就在於巴金說出了人民的心聲，讀者從中感受到了他的真誠和深沉，從中受到啟示。

### 三 怎樣看待「樣板戲」 這個「魅影」

譬如，以巴金不斷挖掘自己心中的污泥為例，他在〈十年一夢〉中相當細緻地、尖銳地揭示自己，在「文革」時無論受到多麼嚴重的屈辱和苦難，仍然一味迷信乞求神的恩典，給自己一條生路；揭示自己怎樣淪落成一個「精神奴隸」，從一個可憐的「奴在身者」，變成一個可鄙的「奴在心者」④。對於巴金這樣錐心泣血的反思，人們能不為之發生共鳴嗎？因為，人們由此感悟到數億人被裹脅深陷於瘋狂動亂之中的精神狀態和文化品性。「文革」成了一面鏡子，照出了巴金自己，也照出了數億人的破殘缺失的靈魂。正視這樣殘酷的現實是要有相當的批判精神和勇氣的，並非人人都能做到。但這卻是從「奴在心者」復活到具有健全的人格和尊嚴、理性和正義的必由之路，才能真正祛除心底的「魅影」！

惠博士在文章中對《隨想錄》，以至巴金的為人作了全面的貶斥，連巴金寫的訪問法國、日本的散文也要嘲弄一番，說是「『世紀大家』不無自得的遊歷錄」，但人們讀到的卻是巴金對法國自由民主思想文化的感悟和法國人民對中國人的友誼，還時時聯繫着祖國的歷史和現實所延伸的思考。哪裏扯得上甚麼「自得」、「世紀大家」？惠博士還譏稱《隨想錄》是「『右派生活』控訴錄」，事實上，巴金在反右運動中幸免「右派」帽子，又何來此說？

即此數例，可見惠博士並未認真讀過《隨想錄》；也根本不了解巴金生平。所謂「盤點」、「細讀」，並不可信。否則，怎麼會在洋洋灑灑幾千字的文章中，無一言譴責「文革」，倒對批判「文革」的《隨想錄》氣勢洶洶地橫加「魅影」等諸如此類一大堆惡謚？愛憎是非如此，使人難以理解。

惠博士指控巴金對「文革」的反思是「飽蘸着個人復仇行為的極端敘事，是蔓延近半個世紀的政治性仇恨哲學的現實迴響」。這個帽子又大又蠻橫，誰要說「文革」不好，就是「個人復仇」，就是「魅影」，就是「政治性仇恨哲學」。惠博士還舉了巴金對「樣板戲」的批判為例來證明其論點。

對「樣板戲」，早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就已有過批判和分析。眾所周知，「樣板戲」是一個有特殊含義的東西，連這個詞都是江青等人創製出來的。無論中外古今，正常的文學藝術從未有此謬說，因為文藝創作的特徵就是創造性勞動，不可能像物質生產按標準樣品批量製作。江青等人所以創此謬說就是出於政治目的，壓制人們的自由和創造性，把幾個劇目封為「樣板戲」，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她也靠此登上了「文革」旗手的寶座。「文革」第二年，權威的報刊曾對「樣板戲」作過權威的解釋，稱：

它們不僅是京劇的優秀樣板，而且是無產階級文藝的優秀樣板，也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各個陣地上的「鬥批改」的優秀樣板。……京劇革命的勝利，宣判了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的破產，給無產階級新文藝的發展開拓了一個嶄新的紀元。……京劇革命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⑤。

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江青同志，奮勇當先……在歷史上第一次為京劇、芭蕾舞劇和交響音樂，樹起了八個閃耀着毛澤東思想燦爛光輝的革命樣板戲……⑥

「樣板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政治怪胎，絕不是惠博士所說的「首先應該是一種文學現象」；而是江青等人操弄的政治工具，絕不是甚麼「京劇現代戲運動的自然延伸，有其文學藝術內在的律動軌迹」。

巴金對「樣板戲」這樣一個奇特怪異的歷史現象作了一些解剖，從而透視「文革」的荒誕和殘酷，看到它是如何對人們思想、感情、心理，甚至生理上進行全方位強制性的滲透和摧殘。這不是理直氣壯的歷史反思嗎？

這就是「樣板戲」的真實特定的性質，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政治怪胎，絕不是惠博士所說的「首先應該是一種文學現象」；而是江青等人操弄的政治工具，絕不是惠博士生造出來的甚麼「京劇現代戲運動的自然延伸，有其文學藝術內在的律動軌迹」（頁118）。

於是，用「樣板戲」打壓其他文藝作品直至百花凋零，八億人民只看八個「樣板戲」；而且統統拍成電影，全國所有報紙全文登載，全國文藝單位以及機關、學校、工廠……都要把它當成中央文件似的學習。所謂學習，就是再一次的政治勒索，強制人們匍匐在「樣板戲」的腳下，對江青等人表忠心，歌功頌德。尤其對「牛鬼」們再一次興起批鬥的浪潮，要他們檢討認罪。這時，「樣板戲」隨着對江青等人的造神運動也被神化供奉成神聖不可侵犯，誰要是對「樣板戲」有任何質疑或批評，就有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的危險。這都是有無數事實證明了的。

那時，「樣板戲」的樂聲和演唱覆蓋全國城鄉，包括旅行途中的列車，只要廣播站能夠遍及的角落，從早到晚都會反覆廣播。人們厭煩，無異精神上遭受強制的折磨，直至反感、麻木。尤其是在批鬥會上，高喊打倒聲、歡呼聲和「樣板戲」樂聲混雜一起，對「牛鬼」們成了一種恐怖的符號。筆者曾不止一次聽到有的老作家說，那時只要聽到「樣板戲」就會起雞皮疙瘩，成為條件反射。

巴金寫了一篇〈「樣板戲」〉<sup>⑦</sup>，記述的就是這樣的事實，既是他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感受，又是當時人們的共同遭遇。對於這樣一個奇特怪異的歷史現象，這樣一個罕見的政治怪胎作一些解剖，從而可以進一步透視「文革」的荒誕和殘酷，看到它是如何對

人們思想、感情、心理，甚至生理上進行全方位強制性的滲透和摧殘。這不是理所當然，理直氣壯的歷史反思嗎？

退一步說，即使人們對此有恨有仇，也是一種正當的義憤，是受害者的權利，中國人應有的是非觀。惠博士的文章與「文革」時用「樣板戲」的極度政治化來打壓人民不同的是，一個勁兒想抹掉其政治工具的本來面目，換了一件純文學的美好外衣來攻擊別人對「文革」、「樣板戲」的批判，在繞了一個圈子後還是又拿起一根政治棍子上綱為「個人復仇行為」、「政治性仇恨哲學」。殊途同歸，似乎是聰明的一着，當然符合某些一直想把「文革」從歷史上悄悄地抹去的人的心意了！

#### 註釋

- ① 惠雁冰：〈意識形態粉飾下的平庸：巴金《隨想錄》〉，《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7年12月號，頁116-21。
- ② 巴金：〈毒草病〉，載《隨想錄》，第一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頁29；〈十年一夢〉，載《隨想錄》，第三集，頁45-46。
- ③ 巴金：〈一顆核桃的喜劇〉，載《隨想錄》，第一集，頁51。
- ④ 巴金：〈十年一夢〉，頁49-50。
- ⑤ 〈歡呼京劇革命的偉大勝利〉，《紅旗》，1967年第6期，頁29。
- ⑥ 〈革命文藝的優秀樣板〉，《人民日報》社論，1967年5月31日。
- ⑦ 巴金：〈「樣板戲」〉，載《隨想錄》，第五集，頁112-15。

陳丹晨 作家，著作有《巴金全傳》、《在歷史的邊緣》等二十餘種。